

【文化中国行】

用直的槽声

□唐红生

我一直想去用直。最早知道它，是因叶圣陶先生的《多收了三五斗》写的就是用直。

走进古镇，迎接我的不是店铺，而是一条幽深的河。河水是深绿色的，几乎看不出流动。两岸的白墙黛瓦，连同天空的湛蓝，一并倒映在水里，化作静静的影子。水草已泛黄，几只鸟篷船泊在河边。空气里有种清冽的味道，隐隐透着水的气息。

古镇四周环水，河流纵横，桥便特别多。桥大多不高，有双孔、单孔，也有平板桥。桥的石缝中紧紧地扒着枯藤，像老人筋络一般；有的桥临近水面处生出青苔，在清寒的风中更显沧桑。

我站在桥中央，看见一只鸟篷船正从桥洞下穿过。船娘扎着头饰，身着花格布衣，哼着小调，吴侬软语即使听不清字句，也自有一种水磨腔的婉转。槽声欸乃，水面荡开一层层涟漪，碰到石驳岸便碎成一片，光斑有些晃眼。

记得叶圣陶先生曾写道：“保圣寺的罗汉，见者一致称好。到过用直的人，可以说没有不到保圣寺的。”保圣寺自然非去不可。

保圣寺建于梁天监二年(503年)，是“南朝四百八十寺”之一，已历一千五百多年风雨。寺并不巍峨，金黄的墙，黝黑的瓦。寺内最负盛名的是九尊罗汉塑像，为唐代“塑圣”杨惠之的杰作。原有十八尊，仅存九尊。塑壁如山似岛，耸立于翻涌的海涛云气之间，罗汉或端坐，或趺坐；凝神者眉峰微聚，怒目者电光隐现，低眉者悲悯内敛，含笑者春风拂面，衣纹流转，犹如随风而动，被郭沫若赞为“筋骨见胸，脉络在手”。

保圣寺西侧，三棵银杏树让我怔住了。树龄已逾千岁，粗得需四五人合抱。树皮皴裂如深壑，枝条四方伸展，织成一张巨网，像一座用枝干垒成的山，又如用时光砌成的塔。其中一棵树腹中竟生出一株朴树，当地人称为“怀中抱子”。树下落叶厚积，金黄、褐黄，层层叠叠。我仰头凝望，看枝条如何纵横交错，看天空如何在清瘦的枝丫间分割成一片片。

叶圣陶纪念馆建在先生当年执教旧址。走进明亮的展厅，先生的半身铜像雕塑映入眼帘，正上方是赵朴初先生的题词“一代师表”。馆中陈列着叶老的手稿、照片、用过的物品等，并以详实的文字资料，介绍了他不平凡的一生。1917年春至1921年夏，叶圣陶在“吴县第五高等小学”任教，开始从事教育改革和新文学创作。他接触农民，了解社会，这对他后来的思想、作品和工作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正如他说的：“我真正的教育生涯是从用直开始的。”

鸳鸯厅是当年学校的办公室和男子部外地教师的集体宿舍。当“五四运动”的消息传到用直，这里便成了老师们声援“五四运动”的根据地。鸳鸯厅别具特色，外面看一屋一脊，沿着墙呈舒缓的弧形；进去再看，分成南北两厅，南厅的梁柱椽均为方木，北厅则为圆木，故名。

万盛米行始建于民国初年，由镇上沈、范两家富商合伙经营，曾是吴东地区首屈一指的大米行。墙壁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，展示了叶圣陶先生名作《多收了三五斗》的梗概。“万盛米行的河埠头，横七竖八停泊着乡村里出来的敞口船……”那些旧毡帽朋友，那些被压低的米价，都从纸页间漫出来。站在空荡的米仓前，那叹息声似乎仍在船中微颤。

随性往小巷深处钻，两边的山墙高低错落。雕花窗上图案有的残缺不全，时不时见到石门框、砖雕、脊饰。偶有住户的虚掩着，能瞥见天井里种着一些植物和精心打理的盆景。

出口处，“水乡泽国”的牌坊在暖阳下影子拉得老长。槽声渐远，用直的千年光阴，正是被这槽声一桨一桨，摇到了今天。我带走的几袋当地特色小食，日后每一次回味，咸鲜中似都漾开一丝丝水波的清韵，恍然又听见那一声声摇槽的咿呀。

宁，都因济水得名。

《五杂俎》卷三“禹九河故道”条介绍数条古河：“徒骇在沧州，太史在南皮县之北，马颊在东光县界，胡苏在庆云县西南，简、洁俱在南皮城外，钩盘在献县东南，鬲津在庆云，又云在乐陵县。”徒骇河、马颊河至今尚存，连名称都没有改变。这两条河位于黄河以北，流经山东入渤海。太史河、胡苏河在德州市北部仅留有古河道遗迹。鬲津河即今漳卫新河，为河北省与山东省界河。

《五杂俎》卷三“今国家燕都”条介绍了京杭大运河：“运河自江而淮，自淮而黄，自黄而汶，自汶而卫，盈盈衣带，不绝如线。”并在卷四“峨眉之巅”条介绍了京杭大运河上的一座水利工程：山东济宁分水闸，“以川江之势度之，其建瓴之势，一日千里，岂直千仞而已哉！”分水闸通过调节水量以解决南北通航用水问题，是京杭大运河重要的分水枢纽工程。

《五杂俎》卷三“以余耳目所及之泉”条介绍了全国各地的名泉，提及“济南之趵突泉、临淄之孝妇泉、青州之范公泉……皆甘冽异常。”卷四“济南有二奇焉”写道：“趵突泉从地中涌起六七尺者数处，冬夏不竭，流而成河。”趵突泉位于济南市历下区，被乾隆皇帝誉为“天下第一泉”，与千佛山、大明湖并称为济南三大名胜。孝妇泉坐落在淄博市博山区城郊的颜文姜祠内，是孝妇河的主要源头，现名灵泉。范公泉位于潍坊市青州古城西门外的范公亭公园，为纪念曾在此任职的北宋政治家、文学家范仲淹而得名。

《五杂俎》还在卷三给蓬莱的海市蜃楼留下专条：“登州海上有蜃气，时结为楼台，谓之海市……”登州系蓬莱的古称，隶属于今烟台市蓬莱区，自古以来就有很多关于海市蜃楼的记载。

谢肇淛《五杂俎》书中对齐鲁山水的介绍，让山川之美犹如一幅幅流动的画卷，穿越漫长的时空隧道展现在后人面前，值得人们去探寻、去感受。

与制定《授时历》而受到学子的崇拜和朝廷的尊重，其死后“皇庆二年，诏祀孔子庙庭”。

七百年前，张养浩写《棣州学记》，以领导制定历法的许衡为例，提出中国的教育要“从事于技”，学习科学技术。这是很有眼光的，亦可见《棣州学记》这篇短文的价值。张养浩说：“儒有君子有小人，学有为己为人之不同”，这不是虚言，是发自肺腑的人生至言，张养浩自己不仅这样说，更是身体力行。

作《棣州学记》后四年，“关中旱，饥民相食，特拜陕西行台中丞。”这时张养浩早已隐居故乡，但他知道陕西的灾民需要自己。“既闻命，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，登车就道，遇饿者则赈之，死者则葬之。”途经潼关，张养浩写下了著名的《山坡羊·潼关怀古》：“峰峦如聚，波涛如怒，山河表里潼关路。望西都，意踌躇，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官阙万间都做了土……”

张养浩作《棣州学记》是对棣州人的厚爱，其言之谆谆，历历在目。

偶有滚石坠落，提醒游客加以注意。峰山位于邹城市东南10公里处，有“岱南奇观”“邹鲁秀灵”之称，为古代历史文化名山之一，现已被命名为国家地质公园。

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山是济南的华不注山，在《五杂俎》中数次被提及。卷四这样评价：“山莫高于峨眉，莫秀于天都，莫险于华山，莫大于终南，莫奇于金山，华不注，莫巧于武夷，其它雁行而已。”将华不注山与峨眉山、华山、武夷山等众多名山并列，还在“济南有二奇焉”条描绘道：“华不注山亦从地中突起，傍无丘陵绵亘，远望之若浮图焉，其上乱石纵横，如人工所堆叠，皆奇观也。”将华不注山与趵突泉列为济南“二奇”。

《五杂俎》中涉及的山东河流非常多，主要有运河、黄河、大汶河等。

《五杂俎》卷三用专条介绍中国的河流：“以中国之水论之，淮以北之水，河为大，而淝也，颍也，汴也，汶也，泗也，卫也，漳也，济也，潞也，滹沱也，滦也，沁也，洮也，渭也，皆附于河者也。”这里的“河”指黄河，是我国第二大河流，在东营市垦利区入渤海。这里的“汶”古称汶水，今称大汶河，属山东省境内黄河下游最大的支流；“泗”古称泗水，今称泗河，是山东省中部较大河流；“济”古称济水，发源于今河南，流经山东入渤海，黄河下游的河道就是原来济水的河道。今河南济源，山东济南、济阳、济

□刘跃

《五杂俎》是明代博物学家、诗人谢肇淛撰写的一部学术笔记，全书共有16卷，用天、地、人、物、事五部，体现其书意欲囊括天地万物之意。其中卷一、二为天部，卷三、四为地部，卷五至八为人部，卷九至十二为物部，卷十三至十六为事部。

《五杂俎》内容广博，包罗万象，记叙的内容从尧舜禹时代到作者谢肇淛生活的晚明，从头顶的日月星辰到脚下的山河大地，从历史上的名士到书本中的角色，从书桌上的笔墨纸砚到轩窗外的花草鱼虫，尤其在地部和物部中涉及山东境内众多的山峦、河流、泉水等。

《五杂俎》中收录的山东名山有泰山、峰山、华不注山等，其中提及泰山的次数不仅最多，而且在卷四中有数条专门介绍泰山的内容。有一条这样评论：“泰山之称雄于江北，亦无佛处称尊耳。齐、鲁之地，旷野千里，冈陵丘阜，诧以为奇，而岱宗巍然，障大海而控中原，其气象雄伟，莫之与京，固宜为群岳之宗也。”书中还有专条介绍秦始皇泰山封禅时所立无字碑、所封五大夫树以及周边地区民众去泰山进香等习俗。

《五杂俎》卷四有专条介绍峰山：“峰山多石，黝黑色，从下望之，簇簇如笋然。山径皆缘石行，或俯出其下。石之下皆沙也，石附以沙自固。”书中提及峰山



□吴名岗

《嘉靖武定州志·学校志》载：元英宗至治三年(1323年)，户部郎中晁显到棣州任知州。到任后再修州学，并请济南隐居的太子詹事丞张养浩作记，这就是《棣州学记》。

棣州是隋至清代存在的行政区划，其核心区域位于今山东省滨州惠民县境内。记中张养浩所推崇的许衡是元朝前期的一位名臣，也是对中国历史有一定影响的人物。到张养浩写《棣州学记》时的泰定二年，许衡已经死了几十年，《元史》有其一篇很长的传记。

许衡是元代通儒和学术大师，其“幼好学，后得程朱书，遂与姚枢、窦默等讲理学，以道为己任。元世祖(忽必烈)时，命议中书省，上书言立国必行汉法，乃可长久。后为集贤大学士，兼国子祭酒，培育人材，善教，学者称之鲁斋先生。又领太史院事，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改定历法，新制仪像圭表。卒谥文正。有《鲁斋集》，元史有传。”张养浩说许衡

“近者从事于技也”，并认为这是许衡真正的成就，具体是指许衡“领太史院事，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改定立法，新制仪像圭表”这件事。

改定立法属于天文学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科学，古人称之为“技”，意为技术、技巧的意思。《元史·许衡传》说：世祖至元“今所用宋旧仪，自汴还至京师已自乖舛，加之岁久，规环不叶。乃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制仪像圭表……一本天道自然之数，可以施之永久而无散。十七年，历成，奏上之，赐名曰《授时历》，颁之天下。”完成《授时历》这年许衡72岁，第二年他就去世了。

《授时历》是古代施行最久的历法体系，《词源》云：“元初许衡王恂郭守敬等创制。其法以365.2425日为一岁，距近代观测值365.2422仅差26秒。每月为29.530593日。以无中气之月为闰月。明初颁行的大统历，大都沿其法。”《授时历》因其科学、精准，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很有影响的历法。许衡晚年因领导和参

【史地新知】

《五杂俎》中的齐鲁山水

【文化观】

张养浩与《棣州学记》